



对月

月，夜愈黑，你愈亮，烟火熏不脏你，灰尘也不能污染，你是浩浩天地间的一面高悬的镜子吗？你夜夜出来，夜夜却不尽相同；过几天圆了，过几天又亏了；圆得那么丰满，亏得又如此缺陷！我明白了，月，大千世界，有了得意有了悲哀，你就全然会照出来的。你照出来了，悲哀的盼你丰满，双眼欲穿；你丰满了，却使得意的大为遗憾，因为你立即又要缺陷去了。你就是如此千年万年，陪伴了多少人啊，不管是帝王，不管是布衣，还是学士，还是村孺，得意者得意，悲哀者悲哀，先得意后悲哀，悲哀了而又得意……于是，便在这无穷无尽的变化之中统统消失了，而你却依然如此，得到了永恒！

你对于人就是那砍不断的桂树，人对于你就是那不能歇息的吴刚；而吴刚是仙，可以长久，而人却要以短暂的生命付之于这种工作吗？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谜语！从古至今，多少人万般思想，却如何不得其解，或是执迷，将便为战而死，相便为谏而亡；悲、欢、离、合，归结于天命；或是自以为觉悟，求仙问道，放纵山水，遁入空门；或是勃然而起，将你骂杀起来，说是徒为明月，虚有朗光，只是得意时锦上添花，悲哀时火上加油，是一个面慈心狠的阴婆，是一泊平平静静而溺死人命的渊潭。

月，我知道这是冤枉了你，是曲解了你。你出现在世界，明明白白，光光亮亮。你的存在，你的本身就是说明这个世界，就是在向世人作着启示：万事万物，就是你的形状，一个圆，一个圆的完成啊！试想，绕太阳而运行的地球是圆的，运行的轨道也是圆的，在小孩手中玩弄的弹球是圆的，弹动起来也是圆的旋转。圆就是运动，所以车轮能跑，浪涛能旋。人何尝不是这样呢？人再小，要长老；人老了，却有和小孩一般的特性。老和少是圆的接笋。冬过去了是春，春种秋收后又是冬。老虎可以吃鸡，鸡可以吃虫，虫可以蚀杠子，杠子又可以打老虎。就是这么不断的否定之否定，周而复始，一次不尽然一次，一次又一次地回归着一个新的圆。

所以，我再不被失败所惑了，再不被成功所狂了，再不为老死而悲了，再不为生儿而喜了。我能知道我前生是何物所托吗？能知道我死后变成何物吗？活着就是一切，活着就有乐，活着也有苦，苦里也有乐；犹如一片树叶，我该生的时候，我生机勃勃地来，长我的绿，现我的形，到该落的时候了，我痛痛快快地去，让别的叶子又从我的落疤里新生。我不求生命的长寿，我却要深深地祝福我美丽的工作，踏踏实实地走完我的半圆，而为完成这个天地万物运动规律的大圆尽我的力量。

月，对着你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你真是一面浩浩天地间高悬的明镜，让我看见了这个世界，看见了我自己，但愿你在天地间长久，但愿我的事业永存。

(贾平凹)

风过无痕

7月，内蒙古锡林格勒大草原。那是一片绿色的海洋，凉风卷起一层层起伏的草浪，从海的深处一直涌到脚面。无垠的潮汐中弥漫着牧草和野花的气息，溅湿了衣衫和眼睛。

缓缓的草坡往天的尽头绵延开去，绿草细短而密集。坡下有湖，三条银亮的小河蜿蜒注入湖内，常有大雁和天鹅飞来。若顺着坡下的小河往山里走，有一条韭菜沟，满满一沟的野韭菜。

这里就是我们的夏季草场。他说，那时候，知青的蒙古包就搭在这片草地上。

20年过去了，重回草原一直是他悉心珍藏的梦。他在离开草原后漫长的日子里，曾无数次为我描述过上述情景。草原早已被我在想像中熟读，成为一幅幅虽远犹近的油画。

然而，视线之内的草坡上并没有蒙古包，更没有门前飘扬的红旗和语录牌。远处那如同白蘑菇般星星散落的蒙古包，不再是知青的。

草原就这样突然变得陌生，那曾经被知青们以为是知青的草原。那条韭菜沟还会在么？年复一年，无人采摘的野韭菜已枯荣多少回？

你看，那是我们的冬季草场。他

指着远处蓝色的山影，仍是难以抑制的兴奋。

巨大的冬季草场，却已被分割成若干片方圆几公里的小草场，承包给牧民经营。各家各户的草场四周，用铁丝网围起了规整的“草库仑”，作为彼此的地界。千年游牧的蒙古民族已在自家草场的中心，建起了定居的砖瓦房，屋子里的彩电播放着美国电视剧，陌生的孩子们嬉闹着，风力发电机正在屋后转得呼呼作响。

同行的友人笑着对一位青年牧民说，还认得我么？那时你一年级，刚桌子那么高，我教过你，算是你的老师呢。牧民茫然地摇头，又恍然大悟地点头。

没有知青了。当白灾黑灾都过去，草原就恢复成它原来的样子。

驱车欲往团部走，人说如今那不叫团部，是苏木，蒙语“乡”的意思。苏木一条街，挤满商店旅社饭馆，一座银色的微波发射塔冲天而立，电话直通世界任何一个地方。当年的团部门前早已换上了乡政府的牌子，院里的房屋已被翻建重盖……

那就去六连吧，他说。沮丧中仍抱定最后一线希望，是生活过多年的连部。

草渐渐高了，通往六连的土路，

被淹没在汹涌的草浪中，惟有干涸枯瘦的车辙依稀可辨。这条当年被知青深深浅浅的脚印和牛车趟出来的土路，如今很少有人走了，除了放牧的马信羊信，也许根本没有人会到那个叫做六连的地方去了。但那是知青的六连，从北京回来的六连知青，怎么能不到六连去呢？

黄褐色的土路在荒野上断断续续地延伸，从绿草中时隐时现。地平线始终遥远，蓝天下迟迟没有出现六连的踪影。它们在我熟悉的画面上，是一大片赭红的砖房和黄泥土圈，被白云衬托着，从浓绿色的草地上浮升上来。

车子在草原上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。会不会迷路了呢？像当年刚来这里时那样。但太阳高悬，方向并没有错。何况，曾经，闭着眼也能走到。

然而还是没有，六连踪迹全无。莫非六连真是沉到地底下去了么？即便没有了六连的名称和人，也该有六连留下的房屋和圈舍什么的，那毕竟是几十个北京知青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啊。

六连终于以遗址的形状，从一片杂乱的草丛中被偶尔发现，已是夕阳西下时分。它们像是被蚀空的朽屋，终于在一个风暴的夜晚整体

坍塌，大雨浇塌了土墙，草根揉碎了土块，大风吹散了土末，断裂的梁柱和破碎的砖瓦已被人收拾殆尽，在后来没有知青的岁月中，运往别处派上了永久的用场。只留下一截截仅至脚背的黄土屋基，残垣断壁之间，尚能寻见当年方块似的知青宿舍隐约的痕迹……

还有水井呢？锅台呢？马棚和牛粪堆呢？惟有遥远的歌声，在荒芜中低低回荡。

再不用去寻访大漠中的古城遗址。离开草原仅仅20年，创造过那段历史的人，就面对了自己的历史遗迹。像是在活着的时候，着手整理自己青春的遗骨残骸。

知青的六连和六连的知青，无言相对。六连就这样被留在身后。走出几步远去，那模糊的土堆便消失在草丛中，再也看不见了。回望六连，六连就像从来没有过一样。

从车窗前掠过一座小山，山顶上隆起尖尖的石堆，彩色的布幡在风中翻卷。他说那是敖包，敖包是牧民心中的圣地。知青时代，敖包曾被夷平，只有在歌声中与敖包相会。

归途中经过一家蒙古包进去歇脚。案台上供奉着一尊佛像，一个佩戴佛珠的老人靠墙坐在地毡上，正在专心诵经。有人告诉我们，那是一个喇嘛。

知青走了，老牧民大多故去，留在这里守望草原的，是永远的喇嘛和敖包。

风过无痕，谁懂得半个故乡人的悲哀！

(张抗抗)



没有爱情会在原地等你

爱情如同一辆车，上去，下来，所遇到的人，永远不会相同。你错过这一辆，以为还会等到刚才的人，其实，那时的人，那时的爱情，已经远去了。爱要趁早，因为没有爱情会在原地等你。恨要趁晚，因为，能够相爱一场就是缘分。

他说，我们离婚吧。她说，为什么？那是他们结婚四年之后，他犹豫再三，提出了离婚，如果不是那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出现，如果不是她疯狂地追求他，那么，他是提不出来离婚的。他不好意思提，因为，她有什么错，大学的恋人，也曾经这样的相爱过？

他以为她会哭会闹，会和别的女人一样跑到他的单位去找他的领导，可是她没有。她问他，“你真的想好了？”他说，“想好了，我有难处，我没法不离婚。”

临走之前，她还为他整理了书和衣服，洗发液用什么牌子不掉头发，电饭锅多少分钟可以做熟饭，微波炉的功能再重新告诉他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个女人好像是他生活中的一个程序，离了她，他能够生存吗？

可他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他顾不得了，他坚持要离。

他们离婚好久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离婚了，她安静地搬了出去，有时她给她电话，问他自己的内衣多少号，药放在哪里？她都安静地答了。

他以为自己会和那个女孩子轰轰烈烈，可是不久之后，女孩子就恋上了一个新分来的研究生，还对他说了，“你就像一棵枯朽的树，太暮气沉沉了，我不喜欢和这样老气的男人在一起。”

爱着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好，不爱的时候，一切就成了瑕疵。

那时，他心里是不怕的，他以为，这个女孩子不要他了，还有她在等待他，他拿定了她是爱他的，因为她说过，此一生，只爱他一个人，喜欢他一个人，今生今世。

这一年，他打听过，她仍然一个人，住单位的宿舍，所以，他在和女孩子分手以后就去找她了。门外，有一双男人的鞋，他惊讶。

怎么会有一双男人的鞋？她怎么能有男人？！

他气愤地冲进去，看到她正

在给一个男人削苹果，样子羞涩动人，那是只有有了爱情的女人才会散发出的气质和神韵。他以为，她一直是他的，他有这个自信，但现在，他垮了！

他很少有修养地夺过她手里的苹果，然后气急败坏地问：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

她很安静地问他：“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资格问我？”

他一直以为她不会离开他，即使离婚了，她仍然是他的，可是，不是的，爱情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，没有爱情会在原地等你。

爱情如同一辆车，上去，下来，所遇到的人，永远不会相同。你错过这一辆，以为还会等到刚才的人，其实，那时的人，那时的爱情，已经远去了。

往外走的时候，他走得很快，他发现，春天来了，树叶发了芽，这绝对不是去年的树叶了，没有一片树叶会从去年秋天坚持到今年的春天，没有的！

爱要趁早，因为，没有爱情会在原地等你。

恨要趁晚，因为，能够相爱一场就是缘分。

(雪小禅)

快乐之奖

一位悠闲的老人，守候在闹市区的一条繁华马路上。无数的行人从他身边匆匆掠过，如同群群鸥鸟飞越搁浅的轮船。老人睿智的目光巡视着众人的脸庞，不断地轻轻叹息。偶尔他会走到某位行人的面前，有礼貌地拦住他或她，悄声地说一句什么话，然后把一样东西塞进那人的手里，微笑着离开。

深夜了，老人回到一家俱乐部，对负责人说，我已经对每一个我确认的人，发放了奖金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原来这家富裕的俱乐部，突发奇想，拿出一大笔钱，委派对人的表情很有研究的专家，到城市最繁华的地带守候一天，由专家判定的每一位快乐的人，会得到一笔奖金。

负责人说，唔，你做得很好。只是，我猜想，那笔钱，一定不够吧？

老人说，我连那些钱的一个零头都没有用完。整整一天，成千上万的人经过我面前，但是我能确认他是快乐的人，只有22名。

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，十分诧异。正常人当中，快乐的人是如此地稀少吗？当我带着这团疑问，开始观察周围的时候，才发现，答案果然令人震惊。围绕我们的，多是惆怅的脸，忧郁的脸，焦灼的脸，愤懑的脸，谄媚的脸，悲怆的脸，呆板的脸，苦恼的脸，委屈的脸，讨好的脸，严厉的脸，凶残的脸……

快乐的脸如此罕见，仿佛黄梅季节的阳光。快乐的脸不是孤立无援的面具，在它的后面，是一颗快乐的心在支撑。快乐的奖无法发放，真是一个悲剧。

我期待着有一天，到处是由衷的快乐的欢笑的美好的脸，让那家俱乐部，发奖发得破了产。

(毕淑敏)

